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傳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宏
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公故言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也決獄平羅相干定國父也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干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躬少傳父業

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
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
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
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
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
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
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
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

伍部部有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
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爲斧鉞又有兄弟共殺
法不合罪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
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
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
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
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
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

事爲誤誤者其文則　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二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怒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賁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

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
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晬亦明
法律晬音質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
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
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
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
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姦黨珍

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
也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穎侯
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
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
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
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
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
昭武侯賀弟 亦以能法律至

廷尉鎮弟子僖許其反 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冬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者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賤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劉攽曰案卜葬何關醫事明術及子訴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名爲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憂也）每入官舍輒更繕修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

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駕舊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　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爲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爲喜也）論語也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雖不能察必以情（左傳曰小大之獄已亡命得減爲貪情也貪與貪同也）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已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爲推）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傳 子忠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 洨縣名故城在今四州虹縣西南交音尸交反 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絶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爲莽不可說而好男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爲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爲司隸免徒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已者武與宣一坐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 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 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 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歲終祭殺神之名臘接也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 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人問其故咸曰我先

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
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
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
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
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
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爲高寵常非
之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
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 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

曹主訟事也 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煩猾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 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 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

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曹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衆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懲姦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晏晏尚書考靈耀

陳龍

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箠格酷烈之痛箠即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害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大弦急則小弦絶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臧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圄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

陳寵

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憖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 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優優和也 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 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 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 蒼頡篇曰鉆特也說文曰鉆鐵鉗鑽去其髕骨也 鑽音作喚反 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

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 是後人俗和平罍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 報論也重死刑也 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 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

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翁也芸香草荔馬薤 **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 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動也仲冬陽氣上通雉雊雞乳也 **天以爲正周以爲春** 正春生爲北鄉陽氣著天以爲正而周以爲歲首 **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穀以爲春** 十二月二陽爻上通諸生皆動始萌芽地以爲正穀以爲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雊雞乳也 **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十三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

曰人以爲正夏以爲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 **三微成著以通三統** 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始萌動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長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体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 **周以天元毅周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毅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

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劉攽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殺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殺周之春實乖）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華百載之失建永平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而不計天地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

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摳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竇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眞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閭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

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責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第夏陽矣壤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言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壤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

以爲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惻愴然矜歎即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絶及賓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

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王蒼孫敞之相也

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動也賊鉤音工侯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

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甫刑
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如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
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八十
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
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
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眷秋保
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

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
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
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
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
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
特免刑拜爲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
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爲

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
雅爲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
勤代爲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
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
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
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
正廷尉蜀官也秩千石也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
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
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以世典刑法
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
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
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
二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也必寢反以省請讞之敝
又上除贖蠶室刑贖蠶室宮刑也敗反作贖音同刑名也或云牸刑也音奇
牸騬牛也騬音縚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蠶室畜獄如蠶室說文曰
解臧吏三世禁錮狂

易殺人得減重論而易性也毋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忠臣盡忠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如二狐之腋衆人之唯惟聽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以高祖令周昌桀紂之譬周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爲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之不之罪也孝文嘉爽盎人承之議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盎爲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紀也武

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爲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赴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帝乃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

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雉懼而修德德位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爲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詡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謂杜根爲侍御史成詡世爲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

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事沛國施延爲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明於三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爲督郵到縣延持筭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餓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光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共秉權任帝文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忠內懷懼懾而未敢陳諫乃作

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搢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元二解見鄧騭傳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爲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針頭如芒氣出如筐也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誑委隨之

人可不縱宜即罪之用謹勑不善之人也蓋所以崇本絶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久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内荏其猶穿窬之盜乎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録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虚名諱以盜賊爲

貧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跼身小拔畏吏之甚也說文曰人小步也言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迮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劉昭曰案文但言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通字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

執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
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
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
罪一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
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勑
刺史嚴加糺罰冀以猛濟寬驚懼蹉慝頃
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陽消卦曰太陽其餘雜

卦曰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潤爲變天之降異必有
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
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
承天誡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
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
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
月皆勿徑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
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祓○劉攽曰案文祝當作祓尚書

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爲故事）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寧告賜告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爲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之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又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參我之人作詩自傷曰緡之蠻矣惟蠻之恥（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莪長大貌也莪蘿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莪蘿誤以爲蒿也其詩曰蓼蓼者莪匪

我伊高哀父毋生於勞能之聲矣惟畺之恥注云
餅小而畺大也聲盡也甁小而盡大而盈言為畺恥
若刺幽王不使富分貧哀恤寡也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
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
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
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雕損大漢之興雖承哀敝而先王之

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
郡國舉孝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
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
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
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
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臣願陛下

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爲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狃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狃狃習也言屢被恩賚不以災變爲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亡凶并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盈溢兗豫蝗螽滋（螽蝗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并凉二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竭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

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
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
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
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
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
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
矣朱軒車使者所乘軿並也然臣竊聞使者過威權翕
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

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
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
跱徵役無度緒積也跱具也貶匹頻踣呼嗟莫不叩心
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頻踣呼嗟莫不叩心
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
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
伯榮之威重於陛下之柄在於臣妾

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方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嘗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百十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蔆聞太后賜嫣死也

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蔆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

使千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世漏之

已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至諸宮微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天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以為然而憐之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也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天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也

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

商之謀成帝舅王鳳薨王商為大將軍專擅驕僭王商為丞相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若國政一由

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
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
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
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以
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
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漢舊
儀曰皇帝見丞相趨謁者贊辭曰皇帝爲丞相起立乃
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辭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
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
非（董督也）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
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
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
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
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
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
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異復欲

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
丞相使賈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
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
方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愛不知所
出有郎賈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
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賈音肥
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
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徙也故知是
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
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垂章
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

戚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
斤爲鈞四鈞爲石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
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
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
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
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
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
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奏追封謚

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冠朝廷奢侈無度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貴中郎將鄧騭寵倶遣子奉禮於虎不得志于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抵効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

効奏之及帝立司隷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寵○劉攽曰案文不當作下謂正下之僭寵也然陳寵無正僭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

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齒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無有程程品式也謂隨盜發故曰程也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豉反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見班固傳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

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
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
筆研間乎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音硯左右皆笑之超
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
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
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
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

宗問固卿弟安在固爲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正文書及印主文書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
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浦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浦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
固以爲能遣與從事
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
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

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並覺虜
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
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
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
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
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
我俱在絕域（曹輩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
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
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
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
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
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
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
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
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
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

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營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

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涿羌遂張南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婼

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詖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騎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書騎字並作騠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

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紀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子之反者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而立龜茲人槃顋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槃橐城九十里逆

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虒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使可執之慮既到虒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虒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虒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

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

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收其餘穀二千斛以賜之

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二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居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叵猶遂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

棄身曠野 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爲衛司
騫武帝時爲郎使月氏爲匈奴所閉留之
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 昔魏絳列
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
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 況臣奉大漢之
棄大阿寶
鉞刀兮 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
威而無鉞刀一割之用乎 賈誼曰莫邪爲鈍兮
斷匈奴右臂 前書匈奴傳曰漢遣公主爲烏孫夫人結爲
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
歆上議曰五帝時立五蠻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
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

臂南面以西爲右也 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
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
化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大小欣欣貢奉不
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
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
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
領可通 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
山其上多葱因以爲名 葱領通則龜
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

以忠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
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幸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
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
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
爲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既非其
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
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

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壽萬歲壽）薦勳祖廟布
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又行僭至舍爵策勳焉）書奏帝
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
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
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涼
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

尉犂 番音潘下同 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犂尉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犂尉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以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四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以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千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擊也橫吹擊幢皆大將所有超非爲將故言假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

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糜後書昆彌亡後代取昆字糜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今立元貴糜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 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見寇榮傳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 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 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

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啖音徒濫反顏師古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頗中續漢書並作摸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

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

班超

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似麟而無角）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

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
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
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
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
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
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
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
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發龜
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
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
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三國未附超須
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
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
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
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
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

大人謂其酋豪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鞮支奉牛酒迎超（鞮音九言反）超詰鞮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為揭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鞮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

班超

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或爲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中有好木匈奴謂之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

超遂踰蔥領迄縣度（處在皮山國以西劍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緩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域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致猶至也蠲除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守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栖故巢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閒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捐棄昔蘇武留匈奴中十九年今臣幸得奉

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以壽
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
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
關（玉門關屬敦煌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
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勇隨入塞也）及臣生在
今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
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

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
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
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
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
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
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
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
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

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
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
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
之心而不見代恐開簸究之源生逆亂之心而
以不得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
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
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
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

班超

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
蒙省錄踰遥也高祖踰謂
顯布曰何苦而反妾竊聞古者天子受
兵六十還之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
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
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
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
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十五尺即
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
○劉攽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
案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
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
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
亦有休息不任職也

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匄乞）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磐卒之憂（棄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遠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衛姬括之妻也見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射聲校尉超素有胷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

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劉攽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已字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虒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慓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叔羔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

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
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
遂按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産皆棄市

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
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
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絶無
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

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
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
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
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
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
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
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

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
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徵求無厭
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
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冉攻敦
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
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
至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
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

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
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
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
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
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
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
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
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復之復置護

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
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
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忩膽北扞匈奴
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
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
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
郎將居敦煌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
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

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
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
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
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
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
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
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
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以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之將音子亮反）勇

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劉攽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盜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必復有書閉之徼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獻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

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
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
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
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皆不過稾食而已
今若拒絕執歸北屬東虜并力以寇并涼
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
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
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
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
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
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
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
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蠶王
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

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號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奧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且音子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班勇

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

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
配勇 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
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
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
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
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
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
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
免後卒于家

梁慬傳

梁慬字伯威 慬音勤 北地弋居人也 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 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冤爲憲所誣徵慬除爲

郎中慨富勇氣常懷慨慷好功名初爲車騎
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
校尉慨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
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慨將河西
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慨未至而尚已
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
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
乾城小慨以爲不可固乃議說龜茲王白

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
霸不聽慨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
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
數萬兵反共圍城慨等出戰大破之連兵
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
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
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
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

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
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盧
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
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慬留爲諸
羌諸種萬餘人攻亭侯殺略吏人慬進兵
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

羌大豪二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
地河西郡復安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
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
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慬臨陣被
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
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
勞勉委以西方事令參爲諸軍節度三年冬
南單于與烏桓天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

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
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
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
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耿夔
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憚行度遼將軍
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鞬日逐王破
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
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
憚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蜀國故城與

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
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
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憚憚被甲奔擊所
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
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憚
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
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憚乞降憚
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

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皝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已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皝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皝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皝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矦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勗融上書訟皝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皝使持節平北將軍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平州刺史封遼東公皝拜受詔書即日發軍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沒臨

子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
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
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奮身於
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然形耿秉啓匈奴之
權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
享受爵位薦功祖勑勳于後亦一時之
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
龍沙葱領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艱咫尺言不以爲遠也謹亦
抗憤勇乃負荷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